

石头 (外二篇)

赵主明

我去过广西柳州奇石园，那里的奇石五花八门。形状奇的，纹路奇的，颜色奇的、质地奇的，令人目不暇接，大开眼界。有一桌满汉全席，实在叫人拍案叫绝。

我还去过一家颇有名气的地质展览馆，馆里的展品，比奇石馆更广泛，更有意义。

奇石只不过是石头中的极少一部分。绝大部分石头都在沉睡。石头文化早超出了奇石本身。

看奇石馆，令人浮想联翩。大千世界，石头太多。地球上本来不缺石头，有时还从天外飞来。我们的脚下，深处就是石头。巍巍群山有几个不是石头的支撑？黄山的飞来石、泰山的泰山石、鸡公山的鸡头石、大别山的猫耳石、石林的阿诗玛石，等等，不胜枚举。

联想起来，最辉煌的，首推用于补天的那些石头。天塌一角，人间遭殃，多亏女娲的搭救，炼石而补，要不是石头们熔为一体，独撑一面，天会塌地会陷，世间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呢。

石头中的精灵，应该属于生出了孙悟空的那个。石猴出世天地惊，人间难找第二。这个看似无血的精灵，却正气浩然，无畏无惧，竟把天宫不放在眼里。不仰视罢了，还去大闹，闹得天上惶恐不安，那么多天神，都拿他没法。连玉皇大帝都不得不做出妥协的姿态，封他个“齐天大圣”的官位，以此来息事宁人。

最顽皮的石头，要数《红楼梦》中的人物贾宝玉。《红楼梦》最早不就叫《石头记》吗？为什么？好像开篇说的就是神秘世界里一块大石头上刻记着的一段奇事。奇石与宝玉有关，宝玉出娘胎时便有一块美玉跟着出来。可惜，美玉难琢，终未成器，纨绔一生，几许悲喜，犹如红楼一

梦。

以上有文化品味的三个石头，奇虽奇也，然而都是海市蜃楼、雨后彩虹、梦里仙境、晚霞彩云，虚幻缥缈，游移不定，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眼能见得手能摸到的现实。

现实的石头是什么呢？也可谓五花八门。

稀有类，如宝石。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鸡血石。还有玉石，白玉、碧玉、羊脂玉、和田玉、俄玉、和田玉。还有其他石头，金刚石、寿山石、田黄石、麦饭石、奇石。这些石头，虽然价值不一，终归都是石头。

实用类，如花岗岩。人们就把它切割成块，或用于铺路架桥，或做成路沿石，或做成墙面砖贴于房屋的外墙；石灰石，击碎，进窑烧成石灰；青石，切割打磨，勒石为碑；坚硬的岩石，敲成石子儿，铺垫铁路或公路的路基。

欣赏类，如田黄。其质软润，人们就把它切割成小块，珍藏或者刻成印章；端州石，人们把它挖成各类砚台；太湖石，人们把它拼成高高低低的假山，或者堆成盆景。

而我每天爬山，接触到那些石头，都是人们不予问津的。我不知它们属于何类，只知年复一年，悄然不动地睡在路边、林中、溪旁，或大或小、或立或卧，或平常或峭拔，但是都没什么大的变化，天天那个模样。

每天，人来人往；每年，春去秋来，它们依然如故。人们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雨雪好像推之不动，撼之不得。大概这些都是极为普通的石头，开发品位不高，使用价值不大。然而，正因为如此，才得以享受千年万年甚至数万年的清静与安宁。

奇石与宝石是什么石头？毫无疑问，都是稀

有的石头。如果，我每天见到的那些石头是宝石，它们还能在那里睡觉吗？怕是早就被肢解打磨，变成零星碎块了。那样的话，虽然能受到崇拜者的青睐与赞美，但是，早已不是当年的自己了。

舌与心

人的舌头真是个精灵。只要有味，都逃不出它的觉察。酸辣苦甜，咸涩冲辛，无一不是。而且分工细致，区域责任明确，舌尖、舌根、舌边、舌中各有侧重。专业调酒师、品酒师、美食家的舌头更厉害，哪怕是轻微的差异，都能鉴赏出来。

除了辩味，还能说话。无论是窃窃私语，还是高谈阔论；无论是昂首顿挫，还是阴平阳平，如果没有舌头的配合，紧靠喉咙里的声带那就无法表达明白。舌头不能长，也不能短，更不能没有。没有舌头的人，就成了哑巴。

因为能辩味，便有了美味、无味、味浓、味淡、味重、味轻、爽口、腻味、五味俱全、食不甘味、味同嚼蜡等区别。也有了不同菜系的味道特点。比如川菜偏辣、粤菜偏甜。

因为能说话，便有了好话、歹话、绵绵细语、高声大语、滔滔不绝、慷慨陈词、说长道短、品三论四、无事生非、恶语伤人、假话连篇、谰言、谰言等，便有了嚼舌、摇动三寸不烂之舌之说辞。

其实，辩味也好，说话也罢，表象于舌，源起于心。心才是舌的行为的操纵指挥者。心之所欲，舌之所为。酸辣苦甜，嬉笑怒骂，万般滋味，皆在心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舌头的思辨与表达。想用好舌头，必须修炼好

捡拾心灵的碎片

□陈 功

匆匆忙忙，来不及修整，三十六岁的生日又急驰离我而去。原本想静坐独思，小抒心怀，拾掇一下三十六年的思绪，却不料匆匆这个精灵充溢着我的桌边、灯下、谈笑处、行走间……一切都有它的印迹，我不知是匆匆挟持着我而来，还是我扯拽着它而去，一刻不离地让我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早饭后，我和女儿到书房读书，书桌上堆满了各色物件。平日顾不上收拾，书、笔、纸、照片散落一桌，我们从中挤出一些空儿，伏案写了一会儿，女儿出去听音乐了。我放下书，开始收拾起来。有选拔考试的题集，拾起它不知是悲是喜，曾经因它而荣光，今年却因两分之差未能入围。一样的苦读，不一样的结果，让我品尝了两种滋味。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事皆过程，何求全胜？小人但咨怨，君子唯忧伤。也许正如季羨林所说：不完美的才是人生。

拣起一方石砚，大约是明晚期的，石质粗犷，回龙线条古旧拙朴，携泱泱大明之风呼啸而来。砚上方两对瑞兽，似狮若猴，乖巧地望着提笔人，无邪的神情让人不敢玷污它一丝。石砚由于岁月的侵蚀而残缺，残面处横流出历史的沧海桑

田。想它也曾风光，也曾伴君苦谈，甚或出将入相，东征西战，而今偏安陋舍，流落他乡，我很珍惜这精巧的天缘，轻轻地把它安放在书桌右上角。

散落的碟片，我一一拾起，有些经典老歌，让我在无数个如霜月夜和孤独气息中与它共鸣，游子吟、渔光曲、老鹰之歌……一张《配乐诗朗诵》把我的心引向弱冠时节，你是人间四月天、海韵、一颗开花的树……“似此星辰非昨夜，为风露立中宵”。这随风而逝的三十六年，有阳关大道，也有流水小桥；有杏花春雨，也有铁马秋风；有渔船唱晚，也有瓜洲夜渡。我深情地看着这一切，仿佛看见了匆匆而去如水而逝的韶华流光。

沉浸在我曾经拥有却如梦幻的往昔中，时光毫不眷恋地又匆匆接近了中午，女儿从外面进来：“爸爸，爷爷喊去吃饭吧，走吧。”父亲已过六旬，正如这一叶知秋的甚好时节，当我还没有准备开始孝心的时候，他们已步入了一生的秋天。忽而念起冯友兰先生的一句“恒至于来，相期以茶”。心头掠过一丝宽慰。

离开房间的那一瞬间，我又回头望了一眼仿古的书桌。桌面干净整洁，在窗外明亮的秋阳中更显得凝重、浑厚，一如秋之生命。

冬日印象

□冯德平

前天夜晚，一场小雪悄然而至。天空飞花，大地覆银。

这场雪下得很突然、很短暂，但很热闹、很犀利。雪花晶莹剔透，飘然落下，如同仙女人间漫步，它的色彩之纯美、形态之奇异、消融之迅速，更不让人欣赏，使人遐想，引人沉思。尽管雪花有些冰凉，但它却像精灵一样以另一种方式温暖着人们的心灵，冬之意向在人们诗意温馨的审美情感构建中，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因此，一场雪本无所谓大小，它的到来已经在具体而抽象意义上满足了人们心里某种期盼、希冀和慰藉，更为奇妙的是，几乎每一场雪后的清晨阳光总是那么光辉灿烂，明净清幽，直达内心深处，使得我们对冬天有着源自生命本真的喜爱。

第二天，当第一缕阳光撒向大地的时候，雪已基本化尽，僵硬木讷的柳枝也舒展着扭动着纤细柔腰，随风舞动；冰封的河面渐次绽开，清凌凌的河水闪闪发光，三五成群的野鸭时而轻轻飞起又落下，时而入水觅食嬉戏；河的两岸随处可见女人们挥舞棒槌，浣洗衣物，爽朗的说笑声与清脆的捣衣声在河面交错回荡。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明快急促的节奏彻底推翻了人们潜意识里对冬天固有的凝滞滞迟的观点，丝毫没有淹没冬日里的热烈。

冬日的郊外，更是一番韵味。登上高高的山岭，任凭双眼驰骋，因为经过雪的浸润，连绵起伏的山峦虽

然还未睡醒，但磅礴敦厚之气已经扑面而来；山山岭岭布满各种树木，它们千姿百态，色彩浓淡不一，都以执著和坚毅静静等待着春暖花开。偶尔，一阵风从林间吹过，惊动了草丛里的野鸡、麻雀和其他候鸟，它们不知所措地拍打着翅膀，迅速飞到不远处的丛林里。这样的季节，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寂静的山林有了动感，充满生机。

山脚下藏着一个小小的村庄，炊烟已经散尽，但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柴火燃烧的淡淡的香味。温暖充裕的阳光照进各家各户，新的一天就此到来。村口的池塘边一位老人正在饮水，水旁边跟着一条狗，也在舔水，池塘中央三只鸭子慢悠悠地游着，时不时将头扎进水里捕捉鱼虾。早饭后过，年轻的男人们都匆匆走出村庄，奔向各自的岗位，或到单位上班，或到工地上干活，或进山砍柴。在家的女人们则聚成一堆儿，或坐在墙角，或依着柴垛边晒口头边做针线活儿，有的给孩子喂奶，有的索性什么也不做，手挽着手，斜叉着腿立在一旁拉家常；孩子们则则努力挣脱大人的束缚，围着柴垛追赶打闹，直到蹦得满头大汗才肯罢休。牛和鸭子的叫声、狗的舔水声、男人的吆喝声、女人的说笑声、孩子们的哭闹声……交融杂合回环盘旋在村子上空，十分热闹。生活始终是这样真实而生动，人们脸上溢满平淡的幸福。

或许，冬日真正的魅力就在于此，一切看似静寂，但处处都有某种力量隐隐升腾，滋滋生长。

王 审 之

潘新日

黄巢起兵八百万 引无数英雄登场
厮杀 蛮荒之地的战场 烟消云散也不忘 留一小块情节
演绎儿女情长
便有一些故乡花 被打落水中
一些故人 加入战争中的南迁

阅王南行 拨开丛荆
我看见你 流泻的豪情
如傲然的雪山 你背井离乡的姿态

□晏 华

闲来无事，翻看笔记本中记录女儿成长过程中的只言片语及与女儿的通信、短信，禁不住眼眶湿润。感谢上帝，给了我一个女儿，让我在成人之后又重获一次成长经历。我珍惜这样的经历。

我爱女儿，胜过爱自己。但我对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我对孩子的成长止于引领、陪伴与适当的帮助。孩子有自己的思想及人格。孩子的成长，最终要依靠她自己的基本素质。孩子的路，终究要由她自己走。作为家长的我没有必要，最终也不可能成为孩子的仆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二十多年来，我始终陪在她左右，注视着她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爬坡时，我在前面招呼，让她知道妈妈在不远处等她，不着急、踩稳脚下；摔倒了，我在旁边鼓励她别怕痛、爬起来；一不留神，她冲到了前面，我加速跟上……有时，看到她摔得鼻青脸肿，心痛得恨不得自己打自己，真想上去拉她一把；但暗自流泪之后，还是狠狠心：让她自己走。

我的这种思想可能与别的家长不太一样，因此，给女儿从小学到高中各个阶段的老师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刚上小学时，她很贪玩，晚上写完作业就玩去了，课本、作业本经常忘了收拾，我提醒她，她嘴上说好，其实根本没往心里去，我也不催她。第二天上学后，我在她房间的书桌上看到落下的书本，给老师打电话，请老师配合我，课堂中检查课本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她，这样的情况发生几次后，她

心头。

牌 道

牌道之妙，变化多端。巧设牌局，随机应变，或出奇制胜，或稳扎稳打，输赢自若，守神如一，可谓高手。

但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世上没有不输的牌局。常胜将军，只是赢多输少而已。智慧之人，在于审时度势，攻守得当。进攻势如破竹，防守天衣无缝。牌势强时，宜一鼓作气；牌势弱时，宜守中有攻。

一副扑克牌，54张，大小王各一张。打牌时，一门为主，三门是副。主牌包括王牌和常主，比例仍占少数。大王最大，压倒一切。小王次之，一牌之下，众牌之上。然而，即使拥有了大小王，也未必能赢。像带兵打仗一样，有帅还得有将有兵。将多兵广，再加上正确的指挥，才能胜券在握。将少兵寡，取胜难矣。

打牌有输有赢，那是常态。没有把把赢，也没有牌牌输。输赢无定数，不赌为最高。打牌为赌，上桌图利，就入了歧途。牌局高手，也难以一局制胜，除非出千。赌王出千，十有九胜，一次失手，不仅牌局砸了，人身安全也会危机四伏。君不见赌场有人因出千即使不丢性命，也落下个残疾人废吗？

至于打法，花样多啦。什么拖拉机、黑七、十点半、斗地主、诈金花等等，不一而足。不管何种打法，一是凭手气，而是凭智慧，二者缺一不可。好多牌局，都有结合对垒的打法。或者一对三，或者二对二。结合的一方，仅凭个人智慧还不够，必须有合作者的团结协作，巧妙配合。团结一致就是力量，配合默契能出精局。当主角的当仁不让，该当配角的随声附和，步调一致，才得胜利。

对于庄家，首先，必须有特立独行，以少胜多的信念；要有拿得起放得下的胸怀；要有不管风吹浪打胜利似闲庭信步的气度。牌势明了，判断准确，成竹在胸，全局在握，察言观色，沉着应对，当断则断，攻守得当。无虑输赢，精于不出失误就行。输赢坦然，是大家风度。

□林 平

扇动着洁白的翅膀，从天而降，飘飘洒洒，纷纷扬扬，铺天盖地，满世界都是它轻盈的影子，毫无声息。

像白蝴蝶，一群一群，扇着洁白的翅膀。

像鹅毛，一片一片，来自天上的仙池；

像梨花，一瓣一瓣，飘自天上的大梨园。

落在麦苗上，青幼的麦苗白了；落在屋顶上，灰瓦的屋顶白了；落在地面上，干硬的地面白了；落在窗台上，空洞的窗台白了；落在头发了，油黑的发丝白了；落在睡梦里，五彩的梦境也白了。

雪花，犹如神奇的化妆师，给自然万物都披上洁白的盛装。

我喜欢雪，喜欢在雪地里奔跑，堆雪人，打雪仗。世界一片白雪皑皑，唯有一双通红的小手和一张红彤彤的小脸儿，熟透的苹果一般，与稀疏的深褐色的洋槐、椿树枝丫一起，装点着广袤的银色世界。

这是记忆中的雪冬。那时我很小，家住偏僻的山脚下。大人盼种田，小孩儿盼过年，而年，总是在一年将尽的最大一场雪中翩然而来。于是，盼年便成了盼雪。

盼雪时，总不见雪的踪影，望眼欲穿。直到有一天清晨，白毛风刮过，天寒地冻，缩在暖融融的被窝里，听见吱扭的开门声，接着传来妈妈的惊异的声音：“好大的雪！”遂一骨碌爬起来，三下两下套上棉袄棉裤，几步蹿到门前。

天刚蒙蒙亮，鹅毛般的雪花密密麻麻，静静地飘飞着，像是有人站在天上，大把大把撒下来似的，又像是用簸箕泼洒的一般。院子里早已覆盖了尺把厚的白雪，从院门一直铺到堂屋门槛上。若非门板阻挡，那雪几乎是要越过门槛，挤进堂屋，爬上卧房的床上，看着我做梦了。

仰头望去，高高的屋檐上，挂着一根根两三尺长的冰凌，倒挂的圆锥一般，真个是晶莹剔透、冰清玉洁。那些冰凌整齐地排成一排，远远望去，仿佛村子南头人做的挂面。举起竹竿一晃，冰凌就掉下一根，扎进雪被。飞快地捡起来，咬一口，吧唧吧唧脆响，凛冽中透着丝丝的甜。

就想，那些恣意飞扬的雪花，不冷吗？它总是在哈气成霜的季节才出现，飘逸的笑精灵，该是寒冬的孩子吧？天气越冷，它长得越壮硕，飘得越欢快。一遇见阳光，遇见暖烘烘的火炉，它就直往后退缩，有退不及的，就化成了水。

我分明觉得，那是雪花在为自己美丽的生命即将终结而流下的清凉的泪。

多想这雪花是面粉啊，可以做成白馍，让我一次吃个够；可以擀成面皮包饺子，让我吃出股实的日子……

不知何时，天上的人或许是累了，停止了泼洒，雪花便停止了飘飞。拿起铁锹去铲雪，一锹一锹，从门口铲起，直到院中，把积雪堆到院子下方的檐沟边，做成一个憨态可掬的大雪人。太阳从屋脊后面探出头，明晃晃地望着院子，望着雪人，雪人的眼睛便发出奇异的光，一闪一闪的，五彩缤纷。

走出院门，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皑皑的雪，苍莽壮美，一尘不染。山野的雪堆满了，就漫溢到了门口的池塘，堆积起来，几乎满过塘埂，直是分不清哪里是埂，哪里是塘了。

雪地上，枝丫间，几只小麻雀欢快地蹦跳着，追逐着，偶尔低头轻啄，不等人接近，就呼啦一声飞开了。在雪地上撒下几颗稻谷，躲到树后观瞧，小麻雀便又飞了回来，叽叽喳喳地啄食起来。

当又一个黑夜过去，黎明降临，鹅毛般的雪花封住家门时，在一阵热烈的鞭炮声中，热气腾腾的年就来了。雪白的地面上，散落着火红的炮纸。跟着大人走村串户，给亲戚乡邻拜年，祈望风调雨顺，年年有余。

那是大人小孩最开心的节日。

多年后，长大了，仍记得小时候的雪，记得小时候站在雪地里仰面接雪的情形，写了一首小诗《雕像》，只有短短的六行，连同那雪，存留在悠悠的记忆中——

天上的大梨园开花了
花瓣纷纷飘下
那是遥远的梦幻
那是虔诚的期盼
我静静地伫立在雪地上
塑成一尊洁白的雕像

终于改掉了自己丢三落四的毛病。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近，在教会她如何过马路后，小学三年级时，我就让她自己去上学。刚开始，我不放心，远远地跟在后面盯着她，连跟几次看看没事后，就索性放手不管了。一次，她在上学路上碰到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大概看到她个头很小就背着个大书包自己走，就主动和她打招呼，问她多大了？几年级的学生？家长为什

我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仅表现在对待孩子的生活方面，在学习上也一样，我不愿拔苗助长，我愿意在旁边静静守候，等着她慢慢长大。初二时一次中考，女儿有一门功课考得不好，老师要家长写试卷分析，我写了一页纸让女儿交给老师，具体文字已记不清了，内容大概是作为老师、家长的我们都不要太着急，应该给孩子时间，等等她，让她自己赶上来。老师当着全班所

用终身。

看着她给我的短信就能了解她的状态。“妈妈，你看这两期的报纸了吗？”《自由市场制度遇到了麻烦，但不会消亡》，读后让我感慨万千！我一直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一家之言难免有些狭隘……我觉得国家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作为当代有志青年，我迫切希望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

“我和我的同学交流，我告诉人家：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学习只代表专业素质。上大学之后，发现现实可能比想像残酷得多，但别灰心，每天都过得充实一点。在相对欠佳的生活环境里，要努力让自己过得最好，要懂得享受生活。多爱自己一点，要自信、要从容……这便是自己上大学的感触。”

“若有幸进入文化气息浓的大学自不用说，既能得到专业上的学习，或许还有人格上的升华。但人无法在大学里呆一辈子，比起文化对人格的塑造，现实的严峻更让人关注。所以大学所传播的‘道’让位于‘术’，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我仍希望能有‘术’与‘道’双重的修养……”

看到女儿发给我短信中的一些“识见”，我明显地感到我的女儿已长大。这样的孩子，大体上是可以让父母放心的，即便将来出点差错，相信也不会错到哪儿去。对自己的女儿感到欣慰。

回想和女儿一同走过的岁月，我真切地感到：家长在一路摸索中学会了带孩子的同时，也就在不经意间把自己培养成了合格的家长，家长和孩子是共同成长进步的。

坚信：良好的学习习惯，将使她受

陈勇钊 摄